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 启蒙时期的中国女子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观察 ·





走向世界叢書

钱 单 王 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杨 坚 校点

湖南人民出版社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杨 坚 校 点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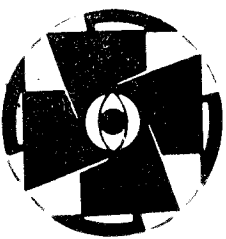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7,000 印张：7.75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1109·177 定价：0.72元



走向世界叢書

下列各种陆续出版

• 容 閔：西学东渐记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	刘学询：日本考察商务记	邹代钧：西征纪程
• 谢清高：海 录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张 著：癸卯东游日记	郭连城：西游笔略
林 毓：西海纪游草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罗振玉：扶桑二月日记	洪 勋：游历闻见记
• 斌 椿：乘槎笔记	王之春：使 俄 草	盛宣怀：感斋东游日记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
• 志 刚：初使泰西记	缪祐孙：俄游日记	* 钱阜士厘：癸卯旅行记	吴景濂：随 绍 笔 记
王 韬：漫游随录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	* 钱阜士厘：归 潜 记	蔡 琦：随 使 笔 记
王 芝：海客日谭	何如璋：使东述略附杂咏	* 黎庶昌：西洋杂志	凤 凌：游徐仪志
郭嵩焘：使西日记	罗 森：日本游记	钱德培：欧游随笔	金绍城：十八国游记
刘锡鸿：英招日记	王 韬：扶桑游记	* 徐建寅：欧游杂记	* 张德彝：航海述奇
• 曾纪泽：出使英法日记	陈家麟：东槎闻见录	余思诒：楼船日记	欧美环游记(二述奇)
• 李凤苞：使德日记	黄庆澄：东游日记	* 李 圭：环游地球新录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	袁祖志：谈 瀛 录	随使英俄记(四述奇)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	缪荃荪：日游汇编	*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	随使德国记(五述奇)
陈兰彬：使美记略	吴汝纶：东游丛录	•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随使英国记(六述奇)
张荫桓：三洲日记	傅增湘：东游日记	蔡 钧：出洋琐记	便欧回忆录(八述奇)

(有*者已出)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	---

· 文与其人 ·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钱单士厘的两本国外游记 ·····	钟叔河 · 5
---------------------	---------

癸卯旅行记·····	钱单士厘 · 21
------------	-----------

钱恂题记·····	21
-----------	----

作者自叙·····	22
-----------	----

卷 上(发自日本东京, 观大坂之博览会, 归中国, 再道经日本、朝鲜两国, 而至俄之海参崴) ·····	23
---	----

卷 中(发自海参崴, 暂驻哈尔滨, 再循铁道干路而 至国境之满洲里) ·····	46
---	----

卷 下(发自满洲里, 渡贝加尔湖, 经西伯利之长铁 道, 越乌拉岭, 驻莫斯科, 而至俄都森堡) ·····	72
---	----

归潜记	钱单士厘 • 99
彼得寺	99
门及廊	102
柁枋及中亭与正座	106
右侧	115
左侧	121
上颌下窖	132
神奥	135
〔附〕新释宫(景寺之属)	140
章华庭四室	151
劳贡室	151
阿博隆室	157
眉沟室	161
俾尔塞室	168
景教流行中国碑跋	172
景教流行中国表	186
摩西教流行中国记	196
罗马之犹太区——格笃	204
育 斯	212
马哥博罗事	223
义国佩章记	230
〔附一〕奥兰琦—拿埽族章	236
〔附二〕宝星记	241

• 图片 •

- 劳贡(拉奥孔).....(封面)
- 钱单士厘像.....(扉页)
- 《癸卯旅行记》原稿之一页(98后)
- 《归潜记》原刻本书影(99前)

总 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Ⅶ.XXⅦ.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一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菻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林则徐以前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想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

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专门收录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以外，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所处地位重要，所写的书又颇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只要他们的书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就予以收录，以尽量多保存一些中国走向世界的记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确实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的情绪，当然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

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文与其人”专栏的评介文章中，适当地作些分析，请读者注意。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钱单士厘的两本国外游记

• 钟叔河 •

《癸卯旅行记》的癸卯，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作者钱单士厘(本人姓单，按当时习惯冠以丈夫的姓氏)，在自叙中说：“岁在己亥，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可见，在这前四年（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她就已经出国了。

单士厘的出国，比秋瑾要早五年，比何香凝也要早。她是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妇女之一。这本《癸卯旅行记》，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旅行记。

单士厘的“外子”钱恂，字念劬，系五四时期著名学者钱玄同的长兄（比钱玄同大三十四岁）。钱恂很早就投身外交界，清季先后在中国驻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东京等地使馆工作，最后做到驻荷兰、意大利等国的公使。单士厘的另一著作《归潜记》，成于宣统二年（庚戌），主要内容即为意大利游记。其中《彼得寺》一篇，开头说：“予两旅罗马，瞻游此寺无虑二三十次。”《马哥博罗事》篇中说：“予亲履威尼斯之乡，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新释宫》按语又说：“此长子稻孙为予游览之便而撰。”可见她的游踪很广，游兴也是很浓的。

单士厘是一位早期出国的中国妇女。但是，光凭这一点，她并不一定就能够写出《归潜记》和《癸卯旅行记》这样有价值的作品。事实上，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足以卓然自立。这确实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

突破封建的樊篱

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父家和夫家都是文化修养很深的家庭。她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大家闺秀，本人不但读书精博，而且善笔能文。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黎明，知将过色楞格河桥，特起视之。四山环抱，残月镜波。予幼时喜读二百数十年前塞北战争诸记载，其夸耀武功，虽未足尽信，然犹想见色楞格河上铁骑胡笳之声，

与水渐冰触之声相应答。今则易为汽笛轮轴之声，自不免兴今昔之感。……

天明，渐渐从山缺树隙望见水光，知为世界著名之第一大淡水湖，所谓贝加尔湖者矣。……因想苏武牧羊之日（武牧羊于北海，海即贝加尔湖），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

环湖尽山，峭立四周，无一隅之缺，苍树白雪，错映眼帘。时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湖面海拔凡千五百六十英尺）。排冰行舟，仿佛在极大白色平原上，不知其为水也。……

（《癸卯旅行记·卷下》）

叙事抒情，都能曲尽其妙，可称旅游文学中的隽品。又如：

马哥博罗言元取襄阳，得力于炮（此引机发石之炮），其父若叔，实献炮法，叙述详细如绘。（元攻襄阳在至元五年，历五载，至十年始克之。据史：造炮者为西域茂萨里人喇卜丹、西域实喇人伊斯玛音。西人言，此二人当是尼哥赖博罗初次至蒙古时所偕往，即马哥博罗所谓“炮匠二人，一天主教人，一德意志人”，伊斯玛音尤似德国姓。然史称二人均于至元八年为宗王额呼布格应诏所举送入京师者，与马哥言亦不合）。

（《归潜记·书马哥博罗事》）

注文引证《元史》，详细考订《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充分表现了作者文史知识的渊博。

工文章，有学问，是单士厘能够写出象《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这样作品的重要条件，但仍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她不仅是一位很早接触西方文化的

中国妇女，而且是一个自觉接受新思想洗礼、敢于突破封建樊篱的限制和约束的先进妇女。

钱恂在青年时就成了外交人员。多才多艺的单士厘，亲自出国前就从丈夫口里知道了不少西方世界的事情。她自己说，自从钱恂“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羨马哥之为为人”。后来钱恂到了日本，见到日本学西方有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首创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之议，而以其弟幼樗为先导，并陆续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都送到日本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女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家庭。单士厘在庚子、辛丑、壬寅几年间去日本，“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她天资聪明，又肯用功，很快就学会了日本文言，甚至钱恂都得依靠她当翻译。她自己也和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东京学校女干事时任竹子、女教师河原操子等日本知识妇女交上了朋友，广泛参加了国外的社会文化活动。

离开日本东京准备去俄国时，大坂正开“第五回内国博览会”，单士厘要在东京留学的儿媳同路到大坂参观。有一天大雨竟日，她们仍然冒雨出游。单士厘写道：“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踣躅雨中，不为越礼，……”

“踣躅雨中，不为越礼”。单士厘如果不走出国门，没

见过世界，就不可能有这样明智通达的思想。正因为她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从日本归国回乡小住的几天中，陆续有如下的记载：

……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国妇女，向以步行为艰，予幸不病此。当在东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镰仓，游建长寺则攀树陟巅，赏金泽牡丹则绕行湖堦，恒二三十里。然在中国，则势有所不能。此硖石为幼年生长地，今已老（按：当时单士厘四十余岁），乡党间尚不以予为非，故特以步行讽同里妇女。

……

伯宽之友顾、金二君，欲见予谈日本女学事。论乡曲旧见，妇女非至戚不相见。予固老矣，且恒与外国客相见；今本国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谈女学，岂可不竭诚相告？乃偕伯宽接见，……

……

李君兰舟家招饮，其太夫人率两女、一外孙女接待。席间谈卫生事，因谆戒缠足，群以为然。

这些自述，活活刻画了一位蔑视封建礼法，主张文明进步的前辈知识妇女的形象。

后来到欧洲时，单士厘渐入老年，但豪迈气质依然没有衰减。罗马圣彼得堂的“唱诗小教堂”，是“晚课行礼之所，日曜日亦行弥撒礼于此，男子非礼服、女子非蒙黑幂者不得入，音乐甚有名”。她大概不愿意蒙黑幂（面纱）进教堂吧，乃“恒率孙辈伫门外听之，不觉神往。孙辈侍听，亦自然有一种静肃气”。这种近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阔大自由的气象，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中真可算

是凤毛麟角了。

启蒙时代的女性

这是一个旧的意识开始崩溃瓦解，新的思想不断浸润渗透、开始出现初潮的时代，是何香凝在深思冥想、秋瑾在慷慨悲歌的时代。单士厘虽没有卷入革命的漩涡，但是却整个地感到了时代的潮流。她从封建的闺门走进广大的世界以后，耳目一新，思想随之而起了更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反映在她写的旅行记里。

《癸卯旅行记》卷上多谈日本，对日本的长处介绍得很多，如参观大坂博览会教育馆后写道：

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灭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于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从鸦片战争吃亏挨打以后，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以前，一切想改变中国贫病愚弱面貌的中国人，无不把眼睛望着西方，想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并不比中国早，学习的成效却要比中国大得多。所以，在甲午、戊戌以后，提倡学日本的风气越来越盛，差不多成了维新运动中一大主张，启蒙时期的一大特色。单士厘作为一位启蒙时期的女性，在这一点上态度十分鲜明。她在